

浪裏白條麻臉漢：

傳奇怪人于國楨（下）

王祥麟

拳頭上站得人，膀子上跑得馬的奇男子

二龍山單身降巨盜

事情發生在我到利川頭年的秋天，縣境二龍山突傳匪警，爲首的竟是四川省萬縣所屬的一位舒姓區長，因爲征糧征兵舞弊，東窗事發怕吃官司，率性帶着自己的三十多桿槍「拖」了（不再聽官管，自去幹土匪的意思。）經四川保安團圍剿逃出省界，竄到利川邊境二龍山，警報傳到利川縣城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。縣長守土有責，豈敢怠慢！苦的是全縣僅有的一個自衛大隊，人槍不滿兩百，分派四鄉征兵催糧外，城防兵力不過百人，又不敢驚動省方顯得怯懦無能。

縣長經過考慮，不如走一着險棋，來個「單騎退回紇」，萬一不測，也留個青史名標好榜樣。於是教人寫了一張大紅拜帖，帶着一名徒手警察，親到二龍山去拜山。匪首見到紅帖子端端正正寫的「于國楨」三個大字，倒着實抽了口冷氣，心想「于麻子不好惹！」當他知道于縣長只帶一名徒手警察，心中又不禁狐疑起來，以爲一定有大部隊潛伏左右，猶豫好一會，又未見有任何動靜，方才硬着頭皮請縣太爺上山。

縣長好似親家公過門似的輕鬆，與大小頭目們稱兄道弟嬉笑自若。匪首以盛宴款待，慇懃勸酒，舉杯爲壽，並娓娓說出自己被逼逃命的苦衷，希望于青天原諒，並表示借住二龍山是暫時的，絕不會像關公借荊州有借無還，如有虛假天誅地滅！

于國楨縣長聽完舒區長言語，慢慢直起身子，未開言先流淚，繼而縱聲大哭，涕淚滂沱，悲不自勝！這一突變太出意外，匪衆相顧愕然，不知縣太爺所哭何來？

舒區長惶急的追問緣故。于縣長才抽抽泣泣的說：「想不到我于國楨生在北方，却要死在南方，可憐我老婆孩子隨我來到利川，以爲縣長的家眷應該日子過得挺舒服，我于國楨一家六口一個月未見幾兩豬肉，粗茶淡飯僅可活命。我日夜爲老百姓打算，爲想打勝鬼子拼命的幹，沒貪一文作孽錢，沒偷一天懶，更沒害一個好人，想不到今天却要死在你舒區長手裡，何況你已經背叛了政府，照說就是土匪，我如何能同土匪妥協？我不死在日本人手裡，却死在曾經是我的同事手裡，實在心有不甘！老婆孩子馬上變成孤兒寡婦

，流落異鄉，你想我那能不傷心呢？」他邊哭邊數落不休。

匪首面露惻隱之色的歉然說：「誰說我要加害縣長？我與縣長無冤無仇，何況你是有名的清官，我一定保護你的安全離開，誰有異議我就先幹掉誰，但請縣長放心！有話好商量，不要傷感難過！」縣長萬般委屈的說：「舒兄，你也是有很多苦衷，但你既然『拖』了，我與你就是對立的，你今天人多勢衆，自然你不會聽我的命令，但我也要將你驅出利川！你不想殺我就離開利川。你不走，我就與你拼命！」說到做到，霍的站起身子，從衣裡抽出一把匕首，擺出一副拼命狀。有幾個匪頭拔槍示警，準備動手。舒某迅即喝住屬下，不准莽撞。

雙方僵持了一陣子，舒某搖了搖頭嘆氣道：「縣長你有你的責任，又是一位好縣長，我舒某不是不講理的人，這樣好縣長如果被殺，我會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的。今天我就走，飯後送縣長下山，後會有期！」一場火爆鐵公雞，竟是喜劇收場。臨別于縣長苦勸舒某千萬別意氣用事，有千年官府，絕無百年土匪，不如繳槍遠

走，暫時避禍。並表示願意向六戰區長官司司令部陳誠長官求情，饒恕一次不究既往，撤職而不查辦。

舒區長千謝萬謝的分道而別。「于青天單身降巨寇」憑添不少佳話。

野店飽餐豬食包穀

民國三十二年春，水救災，繼而沛然下雨，萬民頌德之際，省方轉來中央通知，調于國楨縣長和我同去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二十五期受訓。駐縣境內各機關首長紳耆，認為這是中央特別獎勉利川縣卓越政績的酬庸，因為能調中央訓練團受訓是難得的殊榮。

大家倡議聯合歡宴餞行。如此盛會，在當時抗戰氣氛極濃的利川是僅見的，于縣長和我也破例欣然接受，盡歡而散。

第二天我兩人共雇一名挑夫，聯袂向重慶進發，準備步行先到萬縣，再搭船西上。上路後我二人無拘無束談笑不已，也不覺得辛苦枯燥。于縣長有說不完的故事（其實都是他的往事），其中一則是他從天津被追捕逃到上海的奇遇（他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委員，因政爭而遭人誣陷逃亡）。被人利用賺洋鈔，將自己化裝成黑人，與一位洋妞做愛，透過一種特殊佈置和燈光，讓隔壁屋子裡的「觀眾」，從如拉洋片的小孔中看到奇特活劇。每表演一次，他除了享盡艷福而外，還可得五塊大洋的酬勞。

那時節他正是三餐無着，流浪街頭，偶然遇到一位白相人，見他相貌奇特，天賦異秉，邀他

到茶館「閒話」，可以不必露臉，就有美人陪宿，還可以拿到「辛苦錢」。好在上海沒有熟人，既是有玩有拿何樂不為？我那時才二十多小夥子，對他的故事很感興趣，問他「表演」了多少次，滋味如何？他也被問得有點扭捏不自在的說，只有四次，兩天下午與晚上各一場，為了生活，也顧不得許多，何況還真够味呢？他說那是男女二人演活戲，先要他在特置的池中洗澡洗臉，而後光着身子進入一間小臥室，一位洋妞投懷送抱，大擺迷魂陣了。事後聽人說水裡面有化學藥劑，一經沾上皮膚，透過特備的燈光就成了烏溜黑人，一幅「黑白交媾」的活春宮，就可大賺洋鈔了。

縣太爺說完這一段故事，接着一臉悽愴的對我說：「兄弟！俺自小就是窮光蛋，靠幫工賺錢讀書，後來在北方呆不下去了，就跑去上海『打流』，一天連幾個銅子買大餅都辦不到，所以明知被人利用當活寶，在毫無選擇餘地情形下，為了生存只好出賣，這與一個妓女沒有兩樣，說來真令我好恨喲！」

第二天中午到了午飯時節，一家野店沒有現成的菜飯，要吃就現做。

于縣長有點饑不擇食，見一口大鍋裡直冒青煙，揭開蓋子一看，原來是滿鍋用包穀和餛飩水煮的豬食，一陣酸中帶香的食味還真有點撩人饑腸呢！老闆娘見客人在看豬食，忙說：那是豬吃的！我們父母官却笑吟吟的連說：

「成，成！很香，俺喜歡吃，照樣給錢。」

邊說邊盛了一碗獨自吃起來，還朝我說：「你不

吃包穀，就等會吃米飯吧，我喜歡包穀香味！」我真服了他。

第三天一早，我們進入四川萬縣屬的「長流井」地方，但見每家門前擱了一張桌子，上面除了一柱清香，另有一盆清水和一面鏡子，儘管桌鏡大小各有不同，乾淨整潔却是一樣，又不見有人在場照料，只隱約從窗櫺中見有人影幌動。

清水明鏡感動鐵漢

心中很是納悶，以為是什麼節氣。直到一處長亭，見有幾十位鄉紳模樣的人恭立道旁，其中一位年長的衝着于縣長一躬到地的說：「我們昨天就打聽于青天大老爺今天路過敝地，老百姓很高興，雖然我們無緣做大老爺的子民，可是大老爺的甘棠仁愛，我們是久聞久仰的。今天有幸拜見鈞顏，全長流井百姓特備清茗為大老爺以壯行色。每家擺的清水明鏡，是頌揚大老爺為官是「清如水明如鏡」，請大老爺稍作盤桓，接受小民一杯清茶。」

于縣長被感動得淚流滿臉，一向強項鐵漢，竟是喃喃不能成言。端起茶杯一飲而盡，只一拱手連說兩聲「謝謝」，逕自轉身疾走，害得我代他說了幾句客套話，才快步追上他。

他激動的對我說：

「老弟！這是我這一生最受感動的一刻，但我不能向他們說什麼，我是湖北省利川縣的縣長，如果說話不當，還被別人誤會我沽名釣譽。同時我也覺得惶恐，要是我做官不好，路過此地不是要被罵嗎？」

泡塘子不打不相識

第四天傍晚到了四川萬縣城，這是長江上游的一個水碼頭，川東、鄂西、豫南各地貨物集散地，算是相當繁華的。我們找了一間較大的客棧住下，這回挑了挑，準備明天搭船上重慶。于縣長一下子變得神采飛揚起來，他說十年未泡澡塘，今天要好好舒服舒服的泡個夠。我很不適應脫光身子讓人整，所以我選擇洗盆塘且不擦背，一人關在一間小房子裏盡情的洗，又有何不好呢？可是于太爺說這是土佬架勢，下澡堂而不擦背捏腳，不等於隔靴搔癢嗎？但我却甘心當阿木林。

于縣長脫得一絲不掛，露出一身細皮白肉，與他手臉的既粗又黑完全兩樣，有人說這就是大貴之相，加上他眉間的那夥珠砂痣，就正是他掌正印的相格。是否可靠，待考！

他光着屁股擠進大池子去了，嘴裏唱的還是「天霸拜山」有板有眼，中氣十足，跟着一聲爆「好」，是池子裏客人捧場吧？這一下子，可能更讓縣太爺來勁了。但聽到有人粗聲罵開了：「格老子龜兒子，你小子一來就大唱大嚷大打水，搞得老子一臉的水，一看就是北方旱鴨子，那够資格來泡塘子！」接着一個沙嗓子反罵：「川老鼠你奶奶熊，俺花錢買樂子，唱兩句干你屁事？打水！洗澡怕打水就別『裝了』！」一聽糟了，明明是于縣長和人吵開了，正盤算如何去勸架，竟聽到哄笑聲中打起來了，我跑去找坐櫃的，告訴他那位矮麻子正是利川縣的于縣長，叫他趕快去阻止，不然出了事就麻煩了。他見我一臉惶急，

確又聽說過利川于麻子大名，那敢怠慢，吆喝幾個捏腳捶腿的，一齊趕到池子裏救出了浪裏白條麻臉漢。可憐北方佬不習水戰，還着實吃了幾口餽水，幸得掌櫃的救駕及時「言語拿得順」，大家才摸清了底子，一時悟出闖了禍——打縣長那還了得？多想腳板抹油——開溜，免得沾惹是非。倒是于縣長若無其事的挽留大夥「儘管泡吧，不知不罪，沒事，沒事！俺久不泡澡塘，今天也是湊興了些，算我不對，大家不必介意吧！」說着，專拉打他的「川老鼠」重入池子中央去了，教我們這些勸架的反而覺得沒來頭呢！

審判惡奴扯耳咬臂

利川縣國堡寺地方有一個大土豪名叫冉作霖，不止是家大業大，而且還擁兵自雄，私設關卡收稅，並私設法堂問案辦人，儼然土皇帝威風，據說歷任縣太爺都得巴結他三分。抗戰軍興，國軍勢力到了後方，地方惡勢力消退了不少，有趣的，見風轉舵。不開竅的，非死即逃！于國楨走馬利川，冉皇帝仍然盤踞鄉曲，阻撓征兵征糧。于縣長召集一次擴大縣政會議，恭請「聯防總指揮」冉大爺參加，大駕一到縣城，就被于縣長「就地正法」給槍斃了，帶來的二十枝盒子砲也被繳了械。更狠的是同天冉家堡被突如其來的中央軍包圍，槍斃了幾個頭子，解散了土皇帝的「部隊」，百年土豪一旦瓦解，人民頌手稱慶，于國楨就成了「于青天」！

自從冉家解體，樹倒猢猻散，冉的一個衛士組長強佔了三姨太，人財兩得還不稱心，暗中竟

毒死三姨太幼兒，以為永絕後患。這三姨太不僅姿色美，還是女子學堂畢業的，很有點膽識。衛士答允扶育幼兒才偷生苟活的，詎知這狼心狗肺的衛士竟忍心毒死兒子，她在傷心情急之下夜闖縣衙，向于縣長哭訴伸冤。縣長一聽大為震怒，惡奴竟敢喪天害理滅絕天良！冉作霖已受國法制裁，妻兒何辜？豈容惡奴逞兇？於是即派幹探將惡奴逮着，決定要替天行道懲治歹徒。

隨即着人送我一紙便條寫道：「明天下午親審冉家惡奴，防弟來看我如何治他！」真是新鮮，我曾聽過「戲迷傳」京劇，大老爺一人唱三角，時而充審判官，時而是犯人，時而又成了堂差，突梯滑稽，十分好笑。眼見于縣長親審人犯，不知會鬧出什麼笑話？機會難得，值得一看。到時我應邀觀審，另外還有幾位地方紳耆，大家會心領首，好戲在後頭！但見于縣長高踞法堂（就是縣衙大堂），地下跪着光背寫有「惡奴」二字的年輕漢子。縣長開腔問話：「你小子就是該殺該刮的××嗎？」「小的正是××」惡奴顫聲回答。「你小子乘人之危，強佔主母，就該知足，竟又毒死少主是何居心？老實給俺講，半點含糊，當心俺剝了你的皮！」

惡奴壯着膽回復堂上：「啓稟大老爺，我與三姨是自由戀愛，是她自願的。小少爺出疹子死了，小的還請人看過病，怎麼說是我毒的？這完全冤枉呀！」

縣太爺一聽狡辯就惱：「奶奶的，你還狡賴，看俺治你！」隨叫「站堂的」杖責二十大板，聽他嚐點「甜頭」。惡奴的是狡猾，板子還未沾

皮就大叫大喊，並一個勁說：「大老爺冤枉好人」。縣長何等精明，豈容惡奴施詐，嫌「站堂的」打得太輕，自己虎的一縱跳下來，拳打腳踢好像並未讓惡奴「殺威」，一個橫勁率性揪住兩隻耳朵猛在惡奴背上臂膀上咬起來。這一看真管用，惡奴痛得慘叫不迭，躲閃無望，竟不顧死活的向縣長反撲，「站堂的」手脚並用，才將惡奴制服，縣長方得脫身。好在苦主一口咬定，罪證如山，惡奴也就一一承認了，似這等滅絕天良的惡奴如何能得活命，第二天就給「槍斃」！暴屍三天示衆了！

當衆摸蝨面不改色

于國楨于青天的衣食起居都迥異常人。先說衣吧，一襲灰色棉軍裝總得穿上大半年，冬季自然是原裝上身，初夏或秋天就拿掉棉花穿夾衣，夏天總穿士兵白布襯衣，有時去省城（恩施）公幹，才換一套紫花布（黃土染的白棉布）中山裝。我沒見他穿過皮鞋，十九是草鞋，布鞋很少見。視洗澡爲「麻煩」，漱口不用牙刷牙膏，食指鹽巴代勞。一條毛巾隨身不離，乾擦濕洗總相宜。幾次當衆摸出蝨子來還面不改色，他說：「皇帝也有三個御蝨呢！」

批公文言簡意不賅

他是粗食主義者，只要能「撐肚」就行。早煙癮特大，除了睡覺吃飯，一支長不盈尺的竹煙桿總不離手。口袋裏塞滿草煙葉，保險供應無缺。有一次省立師範學校舉行畢業典禮，事前李嘉

惠校長私下託我：「典禮時，請書記長設法不教縣長抽煙！」我說：「我來想主意。」我們都是步行，在途中我說：「典禮時請縣長不抽煙，免得年青人瞧不起我們！」他面無難色的說：「成辦得到！」當典禮進行相當久的時候，「來賓致辭」一個接一個，可能是被這些王大娘脚布薰煩了，他的表情始則煩燥，繼則手摸口袋，不停抓些煙葉嗅個不休，煙癮越發難耐，又不好意思明抽，乾脆塞一把到口裏暗嚼起來，兩眼還佯作傾聽「高論」狀，好不滑稽？如此煙癮，誠是少見！他起居無節，飲食無度。有事通宵達旦了無倦容，無事遲睡不起，還可以成天不飲不食。批閱公文有如關公讀春秋，一隻脚踩在凳子上，迎着光線看究竟，見有不合意的案件，隨着一聲「狗屁」就扔在很遠。批公文的用字下句往往往是言簡而意不賅，有時還真教人不明所以呢！有位部屬上了個報告，他只批了個「熊」字，主秘請示何意？他說：「這位仁弟替自己活動差事，不害臊，真狗熊也！」一個「熊」字，含意三句，誰能懂得？由此想到一個笑話：某秀才喜謔文又怕煩，每用一字概括其餘。某日與友人進菜館對小二說：「來一個『君子』吧！」小二請問其詳，他即高聲朗誦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其爲人之本『欺』（魚）？」「我要的就是魚嘛！」此君與于縣長可謂知音了。

自視甚高也愛英雄

他自視很高，總以爲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也很愛英雄好漢。有一次他拿出一封待發的信

給我看，原來是他寄給當時在贛南頗有政聲，被人民呼做「蔣青天」蔣經國先生的。信的內容固然對蔣氏多所稱道。可是自己却很傲氣；其中有這麼幾句：吾弟在贛南自然有些成就，殊爲欣慰。愚兄在利川也薄有能名，無論征兵、征糧和征伏都有一套完善辦法，確能作到公平不擾民，盼派人前來觀摩，或有助吾弟新政精進也……。

他說他與經國先生同學時同住一室，每天整理內務差不多都是經國先生一人包辦。學校生活管理要求嚴格，經國先生看他邋遢勁，爲了中國人面子，只好代他整理內務，還得不教舍監知道。他說經國先生比他小好幾歲，非常勤快，又不喜歡別人因他是中國蔣總司令的兒子而顯得特別，處處寧可吃虧不與人計較。但是對不合理的事却是極端反對的，很有個性，不容易折服，是一位小事忍讓，大事固執的年輕人，將來一定有成，因爲他完全不同於一般官家子弟。他說這番話至今已四十二年了，證諸事實，如響斯應，于國楨可謂識人！

于國楨一生事功並不顯赫，最高官位只是甘肅省民政廳長兼代省主席，是在戰亂時局，爲時短暫。但奇人奇事有足爲世法者。可惜我與他相知雖深，相處却僅兩年，自三十三年分別後，我調湖南他去湖北六區任行政專員，曾函邀我去任主秘而未能成行。來臺後，我在軍中與外界幾無接觸，聞他長女公子任某省女中校長，也未聯絡晤面。他的夫人亦一女中奇人，相夫教子固其餘事，能使于國楨不走錯路，盡瘁國事具有決定性助力，在此願致無限思慕企念崇敬之忱。